劉基集/03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 ◄

劉基集
卷三

► 卷四

卷三

郁離子

枸櫾

梁王嗜果，使使者求諸吳。吳人予之橘，王食之美。他日又求焉，予之柑，王食之尤美。則意其猶有美者，未予也。甚使者聘於吳而密訪焉。御兒之鄙人有植枸櫾於庭者，其實大如瓜，使者見而愕之，曰：「美哉煌煌乎！柑不如矣。」求之，弗予。歸言於梁王，梁王曰：「吾固知吳人之靳也。」命使者以幣請之。朝而進之，薦而後嘗之。未畢一瓣，王舌縮而不能咽，齒柔而不能咀，　　鼻蹙頞，以讓使者。使者以誚吳人，吳人曰：「吾國果之美者，橘與柑也。既皆以應王求，無以尚矣。而王之求弗置，使者又不詢而觀諸其外美，宜乎所得之不稱所求也。夫木產於土，有土斯有木，於是乎果實生焉。果之所產不惟吳，王不遍索而獨求之吳，吾恐枸櫾之日至，而終無適王口者也。」

公儀子為政於魏，魏人淳獝以才智自薦，公儀子試而知其弗任也，退之。淳于獝之西河，西河守使人道而入諸趙，趙人以為將。西河守謂公儀子曰：「是必疚趙矣。趙疚，魏國之利也。」公儀子愀然不悅，曰：「如大夫言，是魏國之恥也。昔者由余，戎人也。由余入秦，秦穆公用之。由余賢，秦人不敢輕戎。吾懼趙人之由是輕魏也。」

泗水之濱多美石，孟嘗君為薛公，使使者求之以幣。泗濱之人問曰：「君用是奚為哉？」使者對曰：「吾君封於薛，將崇宗廟之祀，製雅樂焉。微君之石，無以為之磬。使隸人敬請於下執事，惟君圖之。」泗濱人大喜，告於其父老，齋戒肅使者，以車十乘，致石於孟嘗君。孟嘗君館泗濱人而置石於外朝。他日下宮之碣闕，孟嘗君命以其石為之。泗濱人辭諸孟嘗君曰：「下邑之石，天生而地成之。昔者禹平水土，命後夔取而薦之郊廟，以諧八音，眾聲依之，任土作貢，定為方物，要之明神不敢褻也。君命使者來求於下邑，曰以崇宗廟之祀，下邑之人畏君之威，不敢不供，齋戒肅使者，致於君。君以置諸外朝，未有定命，不敢以請。今聞諸館人曰，將以為下宮之碣，臣實不敢聞。」弗謝而走。諸侯之客聞之皆去。於是秦與楚合謀伐齊，孟嘗君大恐，命駕趣謝客，親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，以為磬。諸侯之客聞之皆來，秦楚之兵亦解。君子曰：「國君之舉，不可以不慎也如是哉！孟嘗君失信於一石，天下之人疾之，而況得罪於賢士哉？雖然，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。齊國復強，不亦宜乎？」

越王使其大夫子餘造舟。舟成，有賈人求掌為工，子餘弗用。賈人去之吳，因王孫率以見吳王，且言越大夫之不能用人也。他日王孫率與之觀於江，颶作，江中之舟擾，則枚指以示王孫率曰：「某且覆，某不覆。」無不如其言。王孫率大奇之，舉於吳王，以為舟正。越人聞之，尤子餘。子餘曰：「吾非不知也。吾嘗與之處矣，是好誇而謂越國之人無己若者。吾聞好誇者，恒是己以來多謏；謂人莫若己者，必精於察人而暗自察也。今吳用之，儐其事者，必是夫矣。」越人未之信。未幾，吳伐楚，王使操餘皇，浮五湖而出三江，迫於扶胥之口，沒焉。越人乃服子餘之明，且曰：「使斯人弗試而死，則大夫受遺才之謗，雖咎繇不能直之矣。」

越人寇不韋避兵而走剡。貧無以治舍，徘徊於天姥之下，得大木而休焉安。一夕，將斧其根以為薪，其妻止之，曰：「吾無廬而托是以庇身也。自吾之止於是也，驕陽赫而不吾灼，寒露零而不吾淒，飄風揚而不吾栗，雷雨晦冥而不吾震撼，誰之力耶？吾當保之如赤子，仰之如慈母，愛之如身體，猶懼其不蕃且殖也，而況敢毀傷之乎！吾聞之水泉縮而潛魚驚，霜鍾鳴而巢鳥悲，畏夫川之竭、林之落也。魚鳥且然，而況於人乎！」郁離子聞之，曰：「哀哉是夫也！而其知不如一婦人也。嗚呼！豈獨不如一婦人哉？則亦鳥魚之不若矣！」

東甌之人謂「火」為「虎」，其稱「火」，與「虎」無別也。其國無陶冶，而覆屋以茅，故多火災，國人鹹苦之。海隅之賈人適晉，聞晉國有馮婦，善搏虎。馮婦所在，則其邑無虎。歸以語東甌君，東甌君大喜，以馬十駟、玉二、文錦十純，命賈人為行人，求馮

婦於晉。馮婦至，東甌君命駕虛左，迎之於國門外，共載而入，館於國中，為上客。明日，市有火，國人奔告馮婦。馮婦攘臂從國人出求虎，弗得。火迫於宮肆，國人擁馮婦以趨，火灼而死。於是賈人以妄得罪，而馮婦死弗寤。

燕文公之路馬死，或告之曰：「卑耳氏之馬良，請求之。」辭曰：「野馬也，不足以充君駟。」公使強之，逃。蘇代之徒欲以其馬售，公弗取。巫閭大夫入言曰：「君求馬，將以駕乘輿也，何必近舍其所欲售，而遠取其不欲售者乎？」公曰：「吾惡夫自衒者。」對曰：「昔中行伯求婦於齊，高、鮑氏皆許之。謀諸叔向，叔向曰：『娶婦所以承宗祧，奉祭祀，不可苟也，惟其賢而已。』今君之求馬，亦惟其良而已可也。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，許由逃，堯弗強也，而卒得舜。甯戚飯牛以自售於齊桓公，桓公用之，而卒得管仲。使堯不聽許由，何以得舜？桓公不用甯子，何以得管仲？君何固焉！」

晉獻公滅虞，置其俘於下陽，使士蔿監焉。其大夫多逃，士蔿弗禁。公聞之怒，召士蔿讓之。士蔿對曰：「君以是為可以充吾國之用也夫？夫彼虞公之臣也，皆嘗任虞公之事矣，食虞公之祿，而立虞公之朝，聞虞公之政，虞亡，不能救，虞公執而身隨之，君將焉用是為哉？」公曰：「吾懼其鄰國之之也。」士蔿笑曰：「若是，則臣滋惑矣。」公曰：「何哉？」士蔿曰：「往歲臣之裏有厲，卜之曰：叢為祟。於是集裏之老幼，召巫覡，具舟車，奉牲幣，羞桃荊，男女以班，舉叢而置諸衢。東裏之人利其器物而收之，因得厲焉，死者且過半。故廢社之土，不可以塗宮室；棄出之婦，不可以主中饋。鬼神之所遺也。今虞之賢臣，曰宮之奇、百里奚而已矣。宮之奇先虞公之亡而以其族去，百里奚與於俘，則君既入之秦矣，其他奚取焉？而必欲置之，曰無使適鄰國。君實欲善鄰，則曰愛厥苗，無遺莠可也。今君坐不安，食不甘，繕甲兵以睨四封，無歲不征，豈有他哉？求吾欲也。敵釁未生，無所用謀。如其弗欲，猶將納之，矧自往焉。如其用諸，適吾願也，君何怒為？」公曰：「善。」

郁離子曰：鳥獸之與人，非類也。人能擾而馴之，人亦何所不可為哉？鳥獸以山藪為家，而豢養於樊籠之中，非其情也，而卒能馴之者，使之得其所嗜好而無違也。今有養鳥獸而不能使之馴，則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、處之以其性之所安，而加矯迫焉，則有死耳，烏乎其能馴之也？人與人為同類，其情為易通，非若鳥獸之無知也，而欲奪其所好，遺之以其所不好，絕其所欲，強之以其所不欲，迫之而使從，其果心悅而誠服耶？其亦有所顧畏而不得已耶。若曰非心悅誠服，而出不得已，乃欲使之治吾國，徇吾事，則堯舜亦不能矣。」

孫子自梁之齊，田忌郊迎之而師事焉。飲食必親啟，寢興必親問。孫子所喜，田忌亦喜之；孫子所不欲，田忌亦不欲也。鄒奭謂孫子曰：「子知蛩蛩濆虛之與蠏乎？蛩蛩濆虛負蠏以走，為其能齧甘草以食己也，非憂其將為人獲而負之也。今子為蠏，而田子蛩蛩濆虛也。子其識之。」孫子曰：「諾。」

或問致人之道，郁離子曰：「道致賢，食致民，淵致魚，藪致獸，林致鳥，臭致蠅，利致賈。故善致物者，各以其所好致之，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。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至，而患其有所不安。能致而不能安，不如不致之亡傷也。粵人有學致鬼者，三年得其術，於是壇其室之北隅以集鬼。鬼至而多，無以食，則相帥以為妖，聲聞於外。一夕，其人死，而爇其室，鄰裏莫不笑。」

韓垣之齊，以策於齊王，王不用。韓垣怒，出誹言。王聞而拘諸司寇，將殺之。田無吾見，王以語之，田無吾曰：「臣聞婾萌學擾象而工。北之義渠，以擾象之術幹義渠君，義渠君不答。退而誹諸館，館人曰：非吾君之不聽子也，顧無所得象也。婾萌赧而歸。醫胡之魏，見魏太子之神馳而氣不屬也，謂之曰：『太子病矣，不疾治，且不可救。』太子怒，以為謗己也，使人刺醫胡。醫胡死，魏太子亦病以死。夫以策幹人，不合而怨者，非也；人有言不察，恚而仇之，亦非也。臣聞之，江海不與坎井爭其清，雷霆不與蛙蚓鬥其聲。硜硜之夫，何足殺哉！」王乃釋韓垣。

楚王問於陳軫曰：「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，而四方之賢者不貺寡人，何也？」陳子曰：「臣少嘗遊燕，假館於燕市，左右皆列肆，惟東家甲焉，帳臥起居、飲食器用，無不備有，而客之之者日不過一二，或終日無一焉。問其故，則家有猛狗，聞人聲而出噬，非有左右之先容，則莫敢躡其庭。今王之門，無亦有噬狗乎？此士所以艱其來也。」

秦楚交惡，楚左尹郤惡奔秦，極言楚國之非，秦王喜，欲以為五大夫，陳軫曰：「臣之裏有出妻而再嫁者，日與其後夫言前夫之非，意甚相得也。一日，又失愛於其後夫，而嫁於郭南之寓人，又言其後夫如昔者。其人為其後夫言之，後夫笑曰：『是所以語子者，猶前日之語我也。』今左尹自楚來，而極言楚國之非；若他日又得罪於王而之他國，則將移其所以訾楚者訾王矣。」秦王由是不用郤惡。

杞離謂熊蟄父曰：「子亦知有烏蜂乎？黃蜂殫其力以為蜜，烏蜂不能為蜜，而惟食蜜，故將墐戶，其王使視蓄而計課，必盡逐其烏蜂，其不去者，眾嘖而殺之。今居於朝者無小大，無不視手瘃足以任王事，皆有益於楚國者也。而子獨遨以食，先星而臥，見日而

未起，是無益於楚國者也。旦夕且計課，吾憂子之為烏蜂也。」熊蟄父曰：「子不觀夫人之面乎？目與鼻、口皆日用之急，獨眉無所事，若可去也。然人皆有眉而子獨無眉，其可觀乎？以楚國之大，而不能容一遨以食之士，吾恐其為無眉之人，以貽觀者笑也。」楚王聞之，益厚待熊蟄父。

漢八年，高皇帝崩，呂太后臨朝聽政。大臣患匈奴之強，將與為和親，議使者。太后惡宦者中行說，欲去之，故使往焉。欒布諫曰：「陛下之所以使中行說者，不過以匈奴驕恣，必不能善待漢使，或留之，則非我所惜，從而棄之耳。臣獨以為不便。夫使所以達主命，釋仇講好，決疑解紛，卑不可以屈國體，高不可以激敵恚，察變應機以制事權，國之榮辱，己之休戚。非素所愛信而知其忠且亮者，不可遣也。今中行說，刑臣也。名不齒於國士，又陛下之所素惡。夫素惡於君，則不重其君；名不齒於國士，則不重其身。臣懼其泄國情而開敵釁也。」弗聽。欒布退謂辟陽侯曰：「子不力諫，北邊自此弗寧矣。昔鄭伯惡其大夫高克，弗能去，而使帥師以禦狄，次於河上，久而不召。眾潰，高克奔陳。《春秋》書曰：鄭棄其師。病鄭伯也。今使說也如匈奴，無乃棄說以及其介幣乎？昔晉之敗於邲也，先穀實往楚師；楚之敗於鄢陵也，苗賁皇實在晉。此古人之僨車轍也。上必悔之。」

楚王患其令尹蔫呂臣之不能，欲去之。訪於宜申，宜申曰：「未可。」王曰：「何故？」宜申曰：「令尹，楚相也。國之大事，莫大乎置相，弗可輕也。今王欲去其相，必先擇夫間之者，有乃可耳。」王蹙然曰：「令尹之不足以相楚國，不惟諸大夫及國人知之，鬼神亦實知之，大夫獨以為未可，寡人惑焉。」宜申曰：「不然。臣之裏有巨室，梁蠹且壓，將易之，召匠爾。匠爾曰：『梁實蠹，不可以不易，然必先得材焉，不則未可也。』其人不能堪，乃召他匠，束群小木以易之。其年冬十有一月，大雨雪，梁折而屋圮。今令尹雖不能，而承其祖、父之餘，國人與之素矣。而楚國之新臣弱，未有間者，此臣之所以曰未可也。」

趙人患鼠，乞貓於中山，中山人予之。貓善捕鼠及雞，月餘鼠盡，而其雞亦盡。其子患之，告其父曰：「盍去諸？」其父曰：「是非若所知也。吾之患在鼠，不在乎無雞。夫有鼠則竊吾食，毀吾衣，穿吾垣墉，壞傷吾器用，吾將饑寒焉，不病於無雞乎？無雞者，弗食雞則已耳，去饑寒猶遠。若之何而去夫貓也！」

客有短吳起於魏武侯者，曰：「吳起貪，不可用也。」武侯疏吳起。公子成入見，曰：「君奚為疏吳起也？」武侯曰：「人言起貪，寡人是以不樂焉。」公子成曰：「君過矣。

夫起之能，天下之士莫先焉。惟其貪也，是以來事君；不然，君豈能臣之哉？且君自以為與殷湯、周武王孰賢？務光、伯夷，天下之不貪者也，湯不能臣務光，武王不能臣伯夷。今有不貪如二人者，其肯為君臣乎？今君之國，東距齊，南距楚，北距韓、趙，西有虎狼之秦。君獨以四戰之地處其中，而彼五國頓兵坐視不敢窺魏者，何哉？以魏國有吳起以為將也。《周詩》有之曰：『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』。吳起是也。君若念社稷，惟起所願好而予之，使起足其欲而無他求，坐殲五國之師，所失甚小，所得甚大。乃欲使之飯糲茹蔬，被短褐，步走以供使令，起必去之。起去，而天下之如起者卻行，不入大梁，君之國空矣。臣竊為君憂之。」武侯曰：「善。」復進吳起。

郁離子疾病，氣菀痰結，將殽之。或曰：「痰，榮也，是養人者也。人無榮則中乾，中乾則死，弗可殽也。」郁離子曰：「吁！吾子過哉！吾聞夫養人者津也，醫家者所謂榮也。今而化為痰，是榮賊也，則非養人者也。夫天之生人，參地而為三，為其能讚化育也，一朝而化為賊，其能讚天地之化育乎？是故俞跗、扁鵲之為醫也，浣胃滌腸，絕去病根，而阽死者生。舜、禹、成、湯、周文王之為君也，誅四凶，戮防風，剿昆吾，放夏桀，戡黎伐崇，而天下之亂載寧。其將容諸乎？容之無益，以戕人也。故蟲，果生也，蟲成而果潰。自我而離焉，非我已，其能養我乎？弗去，是殖賊以待戕也。從子之教，吾其不遠潰矣！」

蠔蜳

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，使人謂其守曰：「若能以城降，吾當使若子及孫世世保之。」守者對曰：「昔者中牟之郭圯，有蠔蜳墮於河，沫擁之以旋，其翅拍拍。厓見而憐之，遊而負之。及陸，謂厓曰：『吾與子百年無相忘也。』厓振羽大笑曰：『若冬春之不知也，而能百年無忘我乎？』今晉國惟無人而壅，女以天盈，盈而恃之，是壅禍也。壅禍恃盈，以蠆尾於人，天實厭之。晉陽朝亡，女必夕死。死予不寒，猶及見之。其何有於子及孫！」是夕，智伯為韓、魏所殺。

郁離子曰：「人之度量相越也，其猶江海之於濊泉乎。濊泉之微，積而至於海，無以尚之矣，而海亦不自知其大也。惟其不自知其大也，故其納不已，而天下之大莫加焉。聖人之為德，亦若是而已矣。是故汧泉納濊泉，池納汧泉，溝納池，澮納溝，溪納澮，川納溪，澤納川，江河納澤，而歸諸海。故天子，海也；公、侯、卿、大夫，江、河也，川、澤也；庶官，溪、澮之類；而萬民皆濊泉也。濊泉之於海，其相去也不亦大縣絕矣乎！而其勢必趨焉，其志之感，情之達，如氣至而蟲鳴也，如雨來而礎潤也。君人者，

惟德與量俱，而後天下莫不歸焉。德以收之，量以容之。德不廣，不能使人來；量不弘，不能使人安。故量小而思納大者，禍也。汚谷之，不可以陵洪濤；蒿樊之谷，不可以御飄風。大不如海，而欲以納江湖，難哉！」

介葛盧髽，白狄辮，皆朝於魯。遇於沈猶氏之衢，相睨而失笑。從者歸而語諸館，交訾焉。魯人使執渠略與蛄蜣以示之，弗喻。公山弗狃欲伐季氏，問於冉有，冉有曰：「盍召仲尼？」公山弗狃使召仲尼。或謂其人曰：「子之從夫子也，粲衣而鑿食。今將恒其故而豐其新矣，而召仲尼焉。至必授之政，將繩子以纆，子其悔哉。」乃陰嗾使者，易其禮，仲尼不至。將起師，冉有曰：「盍聞諸公乎？」弗聽。遂以費人攻季氏，問昭公焉。師入，驚公宮，季桓子挾公以登台，使行人辭諸費人曰：「先君之事，先大夫有之。雖然，盟主實有命。今斯之事君惟謹，君惠優渥，蔑有二命。二三子不念魯國，不謀於君，而怫臨以兵，其若君與社稷何？且吾聞之，鳶不嚇烏，袒裼不責夷踞，惟二三子圖之。」費人曳戈而走。公山弗狃出奔齊。君子曰：「公山之伐季氏也，其猶介葛盧之咻狄乎？雖欲召仲尼，卒蒙於其人而弗果。其無成也宜哉！」

齊人伐燕，取其財而俘其民。王朝而受俘，喜見於色，謂其大夫曰：「寡人之伐燕，不戮一人焉，雖湯武亦若是而已矣。」大夫皆頓首賀。已而燕人畔，王怒曰：「吾之於燕民，盡心焉，一朝而畔，寡人德不足為與！」淳于髡仰天大笑，王怪而問之，對曰：「臣鄰之富叟疾，使巫禱於神，神告之曰：『若能活物萬，吾當為若請於帝，去爾疾，錫爾壽。』富叟曰：『諾。』乃使人蒐於山，羅於林，會於澤，得羽毛鱗介之生者萬，言於神而放之。罔罟所及，鎩翅而滅足者，嘈嘈聒聒，蔽野揜谷。明日而富叟死。其子往泣於巫曰：『神亦有乎？』問之，以實對。巫笑曰：『有是哉！是女實自，非神女也。』今燕之君臣相為不道，而民無故也。君伐而取其財，遷其居，冤號之聲，訇殷天地，鬼神無所依歸，帝怒不可解矣，而曰不戮一人焉。夫人饑則死，凍則死，不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。《周詩》曰：『樹怨以為德』。君實有焉。而以尤燕民，非臣之所知也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嗚呼！天下之亂也，天亦無如之何矣！夫天下之物，動者、植者、足者、翼者、毛者、保者，　　々如也，沸如也，蓁如也，森如也，出出而不窮，連連而不絕，莫非天之生也。則天之好生，亦盡其力矣。盡其力以生之，又盡其力以殲之，不亦勞且病哉？其生也非一朝，而其殲也在頃刻。天若能，如之何而為之？則亦不誠甚矣！」

楚令尹病，內結區霿，得秦醫而愈。乃言於王，令國人有疾，不得之他醫。無何，楚大

疫，凡疾之之秦醫者皆死，於是國人悉往齊求醫。令尹怒，將執之。子良曰：「不可。夫人之病而服藥也，為其能救己也。是故辛螫澀苦之劑，堿砭熨灼之毒，莫不忍而受之，為其苦短而樂長也。今秦醫之為方也，不師古人而以臆，謂岐伯、俞跗為不足法，謂《素問》《難經》為不足究也，故其所用，無非搜泄酷毒之物，鉤吻戟喉之草，葷心暈腦，入口如鋒，胸腸刮割，彌日達夕，肝膽決裂，故病去而身從之，不如死之速也。吾聞之，擇禍莫若輕，人之情也。今令尹不求諸草茅之言，而圖利其所愛，其若天道何？吾得死於楚國，幸也！」

郁離子曰：「膏粱可以易豆羹，狐貉可以奪鋋絮，民情之常也。是故膏粱不足，豆羹可也；狐貉不足，鋋絮可也。野鳥繫於籠中而馴者，以食也。籠中之不如山藪，入其籠者知之。有童子側木檠而設食以誘鼠，多獲鼠。一夕，<ㄟ兌>其一，遂不復獲鼠。今使持槲葉之衣、麥之餅而招於市，曰：『捨爾室，捐而服，而來與我共此。』則雖其子亦走而避矣。是故不情之事，大人不為之。」

楚王好祥。有獻白烏、白鸚鵡、木連理者，羣臣皆賀。荀卿不來，王召而謂之曰：「寡人不佞，幸賴先君之遺德，羣臣輯睦，四鄙無事，鬼神鑒格而降之祥。大夫獨不喜焉，願聞其故。」荀卿對曰：「臣少嘗受教於師矣。王之所謂祥者，非臣之所謂祥也。臣聞王者之祥有三：聖人為上，豐年次之，鳳皇、麒麟為下。而可以為祥、可以為妖者不與焉。故凡物之殊形詭色而無益於民用者，皆可以謂之祥、可以謂之妖者也。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，見一物之非常，必省其政。以為祥與，則必自省曰：『吾何德以來之？』若果有之，則益勉其未至；無則反躬自勵，畏其僭也，畏其易福而為禍也。以為妖與，則必自省曰：『吾何戾以致之？』若果有之，不待旦而改之；無則夙夜祗惕，檢視聽之所不及，畏其蔽也，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。夫如是，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應。今三閭大夫放死於湘，鄢郢、夷陵皆舉於秦，耕夫牧子莫不荷戈以拒秦，老弱饋餉，水旱相仍，饑饉無蓄，雖有鳳皇、麒麟日集於郊，無補楚國之罅漏，而況於易色之鳥、亂常之木乎！王如不省，楚國危矣。」王不寤，荀卿乃退處蘭陵。楚遂不振以亡。

齊伐燕，用田子之謀，通往來，禁侵掠，釋其俘，而吊其民，燕人皆爭歸之矣。燕王患之，蘇厲曰：「齊王非能行仁義者，必有人教之也。臣知齊王急近功而多猜，不能安受教；其將士又皆貪，不能長受禁。請以計中之。」乃陰使人道齊師要降者於途，掠其婦人而奪其財，於是降者皆畏，弗敢進。乃使間招亡民，亡民首竄。齊將士久欲掠而憚禁，則因民之首竄而言於王曰：「燕人叛齊。」王見降者之弗來也，果大信之，下令盡收拘降民之家。田子諫，不聽。將士因而縱掠，燕人遂不復思降齊。

郁離子曰：「善疑人者，人亦疑之；善防人者，人亦防之。善疑人者，必不足於信；善防人者，必不足於智。知人之疑己而弗舍者，必其有所存也；知人之防己而不避者，必其有所倚也。夫天下之人，焉得盡疑而盡防之哉？智不足以知賢否，信不足以弭欺詐，然後睢睢焉，惟恐人以我之所以處人者處我也，於是不任人而專任己。於是謀者隱，識者避，哲者愚，巧者拙，廉者匿，而圓曲頑鄙之士來矣。圓曲頑鄙之士盈於前，而疑與防愈急，至於術窮而身憤，愈悔其防與疑之不足，不亦痛哉！」

郁離子曰：「嗚呼！吾今而後知以訐為直者之為天下後世害不少也！夫天之生人，不恒得堯舜禹湯文王以為之君，然後及其次焉，豈得已哉？如漢之高祖，唐之太宗，所謂間世之英，不易得也，皆傳數百年，天下之生賴之以安，民物蕃昌，蠻夷向風，文物典章可觀，其功不細，乃必搜其失而斥之以自誇大，使後世之人舉以為詞曰：『若是者，亦足以受天命，一九有！』則不師其長而效其短，是豈非以訐為直者之流害哉？」或曰：「史，直筆也，有其事則直書之，天下之公也，夫奚訐？」郁離子曰：「是儒生之常言，而非孔子之訓也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為賢者諱，故齊桓、晉文皆錄其功，非私之也，以其功足以使人慕，錄其功而不揚其罪，慮人之疑之，立教之道也。故《詩》《書》皆孔子所刪，其於商周之盛王，存其頌美而已矣。」

天地之盜

郁離子曰：「人，天地之盜也。天地善生，盜之者無禁。惟聖人為能知盜，執其權，用其力，攘其功，而歸諸己，非徒發其藏、取其物而已也。庶人不知焉，不能執其權，用其力，而遏其機，逆其氣，暴夭其生息，使天地無所施其功，則其出也匱，而盜斯窮矣。故上古之善盜者，莫伏羲、神農氏若也。惇其典，庸其禮，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，則既奪其權而執之矣，於是教民以盜其力，以為吾用。春而種，秋而收，逐其時而利其生。高而宮，卑而池，水而舟，風而帆，曲取之無遺焉。而天地之生愈滋，庶民之用愈足。故曰『惟聖人為能知盜，執其權，用其力，非徒取其物、發其藏而已也』。惟天地之善生而後能容焉，非聖人之善盜而各以其所欲取之，則物盡而藏竭，天地亦無如之何矣。是故天地之盜息，而人之盜起，不極不止也。」然則何以制之？曰：「遏其人盜，而通其為天地之盜，斯可矣。」

公儀子謂魯穆公曰：「君知圃人之為圃乎？沃其壤，平其畦，通其風日，疏其水潦，而施藝植焉，窐隆乾濕，各隨其物產之宜，時而樹之，無有違也。蔬成而後擷之，相其豐

瘠，取其多而培其寡，不傷其根。擷已而溉，蔬忘其擷。於是庖日充而圃不匱。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，知取而不知培之，其生幾何，而入於官者倍焉。君之圃匱也已，臣竊為君憂之。」

楚使芊叔為尹，課上最。楚王大悅，譴諸朝。孫叔敖仰天大笑，三噎而三頓。楚王不懌，曰：「令尹有不足於寡人與？盍教之？而廷恥寡人，竊為令尹不取也。」孫叔敖對曰：「臣之里人有汙池以為利者，吳行人過楚，見其魚鱉之刃也，謂之曰：『我善漁。』臣之里人喜，為之具罔罟舟楫，資其行，則趨而之其池，曰：『我於是乎漁。』臣之里人蹙然曰：『吾惟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，若是，則吾固有之矣，而焉用子為哉！』今楚國之民莫非王民矣，芊叔之尹申也，不聞有令政以來鄰國之民，而多取諸王之固有，以最其課，是剜王之股以啖王也，則王之左右皆能之矣，不惟是夫也。今王朝群臣而譴之，群臣不佞，由是而度王心，則相率而慕效之，以為敵國驅，是社稷之憂也。」楚王曰：「善哉！」乃黜芊叔，下令國中曰：「下邑之大夫有效芊叔剝吾民以最課者，服上刑。」楚人大悅，三年而伯諸侯。

艾大夫曰：「民不可使佚也。民佚，則不可使也。故曰：有事以勤之，則易治矣。」郁離子曰：「是術也，非先王之道也。先王之使民也，義而公，時而度，同其欲，不隱其情，故民之從之也如手足之從心，而奚恃於術乎！今子之民知畏而不知慕，知免而不知競，而子之所用者無非掊克之吏，所行者無非朝四暮三之術也。子以為人不知之，而不知人皆知之也。故子以是施諸民，民亦以是應諸子。上下之情交隱矣。子徒見其貌之合，而不知其中之離也，見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。故自喜以是為得計，而不思惡勞欲逸，人志所同。是故先王之養民也，聚其所欲，而勿施其所惡。今子反之，庸非罔乎！上罔下則不親，下罔上則不孫。不孫不親，亂之蘊也。《詩》云：『彼其之子，邦之司直。』子為司直，乃不循先王之舊章，而以罔教僕，實不敢與聞。」大夫雖慚，弗能改也。

郁離子謂艾大夫曰：「子以為以力毒人而人不言怨者，其畏威也乎？懷德也乎？」大夫曰：「亦畏威而已矣。」郁離子曰：「吾始以為夫子莫之知也，而今而後知夫子非莫之知也。夫子以鉤距擿民隱，羅其財以供公，非得已也。夫子之心，人知之也。而夫子之所任，則非能以夫子之心為心者也。是以民免而弗子懷也。《詩》云：『小東大東，杼軸其空。』又曰：『東人之子，職勞不來；西人之子，粲粲衣服；舟人之子，熊羆是裘；私人之子，百僚是試。』今茲備矣，而民不言，是怨不在口而在腹也。《詩》云：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！若藥之在駁，未有火以發之也。夫子而今知之矣，能無虞乎！」

韓非子為政於韓且十年，韓貴人死於法者無完家，於是韓多曠官。王謂公叔曰：「寡人欲用人，而韓之群臣舉無足官者，若之何哉？」公叔對曰：「王知夫種樹乎？臣家國東郊，世業種樹。樹之材者，松楠栝柏，可以為棟樑，種之必三、五十年而後成；其下者為楔柳樸樕，種之則生，不過為薪。故以日計之，則棟樑之利緩，而薪之利速。以歲計之，則薪之利一，而棟樑之利百。臣俱種之，世享其利，是以富甲於韓國。臣鄰之窶叟，急慕而思效之，植松栝，不能三年，不待其成而輒伐之，以為常，僅足以朝夕食，無餘也。今君之用人也，不待其老成，至於不克負荷而輒以法戕之，棟樑之材竭矣。一朝而屋壞，臣恐束薪不足以支之也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虎之力於人，不啻倍也；虎利其爪牙，而人無之，又倍其力焉：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怪矣。然虎之食人不恒見，而虎之皮，人常寢處之，何哉？虎用力，人用智；虎自用其爪牙，而人用物。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，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。以一敵百，雖猛不必勝。故人之為虎食者，有智與物，而不能用者也。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，與自用而不用人者，皆虎之類也，其為人獲而寢處其皮也，何足怪哉！」

省敵

郁離子曰：「善戰者省敵，不善戰者益敵。省敵者昌，益敵者亡。夫欲取人之國，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，故善省敵者，不使人我敵。湯武之所以無敵者，以我之敵敵敵也。惟天下至仁，為能以我之敵敵敵，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水赴壑，鳥赴林，蠅赴臭，不驅而自至者也，而奚以召之哉？利者，眾之所逐；名者，眾之所爭；而德者，眾之所歸也。是皆足以聚天下者也。故聚天下者，其猶的乎？夫的也者，眾矢之所射，眾志之所集也。堯舜以仁義為的，而天下之善聚焉。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為之均之，不使其爭逐也。及其至也，九州來同，四夷鄉風，穆穆雍雍，以入於其的之中。桀紂以淫欲為的，而天下之不善聚焉。收天下之所爭逐者，私諸其人。及其窮也，諸侯百姓相與操弓注矢，的其躬而射之。是故不能仁義而為天下的者，禍也。故秦之未帝也，天下莫強焉。及其吞六國而一位號，不過再世，匹夫呼而與之爭，天下並起和之，莫不以秦為辭者，的所在也。陳涉先起而先亡，以其先自王，以為秦兵之的也。故曰：不為事先動而輒隨者，不為的而已矣。昔者秦攻韓上黨，上黨之守馮亭以上黨歸於趙，趙人受之，是以有長平之敗，趙國幾亡。夫秦之所欲取者，上黨也。兵之所加，不選其韓與趙也，惟上黨之所在耳。介山之草木，何罪而焚乎？子推之所在也。是故辭禍有道，辭其的而已矣。」

秦惡楚而善於齊。王翦帥師伐楚，田璆謂齊王曰：「盍救諸？」齊王曰：「秦王與吾交善而救楚，是絕秦也。」鄒克曰：「楚非秦敵也，必亡，不如起師以助秦，猶可以為德，而固其交。」田璆曰：「不然。秦，虎狼也。天下之強國六，秦已取其四，所存者齊與楚耳。譬如摘果，先近而後遠，其所未取者，力未至也，其能終留之乎？今秦豈誠惡楚而愛齊也？齊、楚若合，猶足以敵秦。以地言之，則楚近而齊遠。遠交而近攻，秦之宿計也。故將伐楚，先善齊，以絕其援，然後專其力於楚。楚亡，齊其能獨存乎？諺有之曰：攢矢而折之，不若分而折之之易也。此秦之已效計也。楚國朝亡，齊必夕亡。」秦果滅楚，而遂伐齊，滅之。

孽搖之虛，有鳥焉，一身而九頭。得食則八頭皆爭，呀然而相銜，灑血飛毛，食不得入咽，而九頭皆傷。海鳧觀而笑之曰：「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於一腹乎？而奚其爭也！」

晉平公作琴，大弦與小弦同，使師曠調之，終日而不能成聲，公怪之。師曠曰：「夫琴，大弦為君，小弦為臣。大小異能，合而成聲。無相奪倫，陰陽乃和。今君同之，失其統矣。夫豈瞽師所能調哉！」

無支祈與河伯鬥，以天吳為元帥，相柳氏副之。江疑乘雲，列缺御雷，泰逢起風，薄號行雨。蛟鱷鯪激波濤而前驅者，三百朋，遂北至於碣石，東及呂梁。河伯大駭，欲走，靈姑胥止之，曰：「不如且戰，不捷而走未晚也。」乃謀元帥，靈姑胥曰：「贔屭可。」河伯曰：「天吳八首八足，而相柳氏九頭，實佐之，雷風雨雲之神，各專其能，以衛中堅，蛟鼉鱷鯪，莫不尾劍口鑿，鱗鋒鬣鍔，掉首摧山，撻鬐倒淵，而豈贔屭所敢當哉？」靈姑胥曰：「此臣之所以舉贔屭也。夫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。三軍之耳目，齊於一人。故耳齊則聰，目齊則明，心齊則一。萬夫一力，天下無敵。今天吳之頭八，而副之者又九其頭。臣聞人心之神，聚於耳目。目多則視惑，耳多則聽惑。今以二將之心而御其耳目六十有八，則已不能無惑矣，加以雲雷風雨之師，各負其能，而畢欲逞焉，其孰能一之？故惟贔屭為足以當之。贔屭之冥冥，不可以智誘威脅而謀激也，而其志有必至，破之必矣。」乃使贔屭帥九夔以伐之，大捷。故曰：眾志之多疑，不如一心之獨決也。

常羊學射於屠龍子朱，屠龍子朱曰：「若欲聞射道乎？楚王田於雲夢，使虞人起禽而射之，禽發，鹿出於王左，麋交於王右，王引弓欲射，有鵠拂王旃而過，翼若垂雲。王注矢於弓，不知其所射。養叔進曰：『臣之射也，置一葉於百步之外而射之，十發而十中。如使置十葉焉，則中不中，非臣所能必矣。』」

郁離子曰：「多能者鮮精，多慮者鮮決。故志不一則厖，厖則散，散則潰潰然罔知其所定。是故明生於一。禽鳥之無知，而能知人之所不知者，一也。人為物之靈，而多欲以昏之，反禽鳥之不如，養其枝而枯其根者也。嗚呼！人能一其心，何不如之有哉！」

粵工善為舟，越王用之良，命廩人給上食，粵之治舟者宗之。歲餘，言於粵王曰：「臣不惟能造舟，而又能操舟。」王信之。楗李之役，風於五湖，溺焉，越人皆憐之。郁離子曰：「是畫蛇而為之足者之類也。人無問智愚，惟知止，則功完而不毀。故以子胥之賢，而不免焉。夫子胥之入吳也，圖報其父、兄之仇而已矣。及其入郢而鞭平王，足矣，夫復何求哉？乃不去，而沈其身，不知止也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水鴞翔而大風作，穴蟻徙而陰雨零，豈其知之獨覺哉？惟其所願欲莫切於飽與安也，故孜孜以候之，氣將來而必知，惟其心之專也。是故知嘆潦者，莫如農；知水草者，莫如馬；知寒暑者，莫如蟲。故以刖守閽，以瞽聽樂，取其專也。魯人有善言《易》者，百家之訓詁疏義，無不誦而記之。命之卜，則不中。吳有醫，與之談脈證必折，而請其治疾，無不愈者。故曰：誠則明矣。水鴞之知風，穴蟻之知雨，誠也！」

屠龍子與都黎奕，都黎數敗，館人憐而助之，又敗。觀者皆愕，胥助焉。從者請已，曰：「吾聞寡不敵眾。彼方鳩群知，吾憂子之不勝，以圮前勞也。」屠龍子弗應，坐而奕如故。都黎乃大敗，不能支，助者相顧皆失色，執子以詬，使復之，俱弗敢矣。從者喜曰：「神矣哉夫子之奕也！」屠龍子曰：「未也。子不觀夫鬥獸乎？夫獸，虎為猛。今以虎鬥虎，則獨虎之不勝多虎也明矣；以狐鬥虎，則雖千狐其能勝一虎哉？多愈見其自亂也。昔者六國合從以擯秦，辯士之為秦者，以連衡喻之，六國果不勝，如辯士言。今者之奕，猶是也。吾嘗行於野，見兩頭之蛇，其首一東而一西，二首相掣，終日不能離其處。吾觀而悲焉。故為巨室者，工雖多，必有大匠焉，非其畫不敢裁也。操巨舟者，人雖多，必有舵師焉，非其指不敢行也。故視聽專而事不僨。是故四海之民，聽於一君則定；百萬之師，聽於一將則勝。《易》曰：『長子帥師，弟子輿屍，凶。』《詩》曰：『如彼築室於道謀，是用不潰於成。』雖使奕秋為之，猶當敗也，而況非奕秋者乎？吾何惴焉！」

虞孚

虞孚問治生於計然先生，得種漆之術。三年樹成而割之，得漆數百斛，將載而鬻諸吳。

其妻之兄謂之曰：「吾常於吳商，知吳人尚飾，多漆工，漆於吳為上貨。吾見賣漆者煮漆葉之膏以和漆，其利倍，而人弗知也。」虞孚聞之喜，如其言，取漆葉煮為膏，亦數百甕，與其漆俱載，以入於吳。時吳與越惡，越賈不通，吳人方艱漆。吳儈聞有漆，喜而逆諸郊，道以入吳國，勞而舍諸私館。視其漆甚良也，約旦夕以金幣來取漆。虞孚大喜，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俟。及期，吳儈至，視漆之封識新，疑之，謂虞孚，請改約期二十日。至則其漆皆敗矣。虞孚不能歸，遂丐而死於吳。

若石隱於冥山之陰，有虎恒蹲以窺其藩。若石帥其人晝夜警，日出而殷鉦，日入而燎煇，宵則振鐸以望，植棘樹，墉坎山谷以守，卒歲，虎不能有獲。一日而虎死，若石大喜，自以為虎死，無毒己者矣，於是弛其機，撤其備，垣壞而不修，藩決而不理。無何，有貙逐麋來，止其室之隈，聞其牛羊豕之聲而入食焉。若石不知其為貙也，叱之不走，投之以塊。貙人立而爪之斃。君子謂若石知一而不知二，宜其及也。

郁離子居山，夜有狸取其雞，追之弗及。明日，從者獲其入之所以雞，狸來而縶焉。身縲而口足猶在雞，且掠且奪之，至死弗肯舍也。郁離子歎曰：「人之死貨利者，其亦猶是也夫！宋人有為邑而以賂致訟者，士師鞫之，隱弗承；掠焉，隱如故。吏謂之曰：『承則罪有數，不承則掠死，胡不擇其輕？』終弗承以死。且死，呼其子，私之曰：『善保若貨，是吾以死易之者。』人皆笑之。則亦與狸奚異焉！」

蹶叔好自信，而喜違人言。田於龜陰，取其原為稻，而隰為梁。其友謂之曰：「粱喜亢，稻喜隰，而子反之，失其性矣，其何以能獲？」弗聽。積十稔而倉無儲，乃視於其友之田，莫不如所言以獲，乃拜曰：「予知悔矣。」既而商於汶上，必相貨之急於時者趨之，無所往而不與人爭，比得，而趨者畢至，輒不獲市。其友又謂之曰：「善賈者收人所不爭，時來利必倍，此白圭之所以富也。」弗聽。又十年而大困，復思其言而拜曰：「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。」他日以舶入於海，要其友與偕，則泛濫而東，臨於巨淵，其友曰：「是歸塘也，往且不可復。」又弗聽。則入於大壑之中，九年得化鯤之濤，噓之以還。比還而髮盡白，形如枯臘，人無識之者，乃再拜稽首，以謝其友，仰天而矢之曰：「予所弗悔者，有如日。」其友笑曰：「悔則悔矣，夫何及乎？」人謂蹶叔三悔以沒齒，不如不悔之無憂也。

齊人有好詬食者，每食必詬其僕，至壞器投匕箸，無空日，館人厭之，忍弗言。將行，贈之以狗，曰：「是能逐禽，不腆以贈子。」行二十里而食，食而召狗與之食，狗嗥而後食，且食而且嗥，主人詬於上，而狗嗥於下，每食必如之。一日，其僕失笑然後覺。

郁離子曰：「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。」又曰：「飲食之人，則人賤之，斯人之謂矣。」

黔中仕於齊，以好賄黜而困，謂豢龍先生曰：「小人今而痛懲於賄矣，惟先生憐而進之。」又黜。豢龍先生曰：「昔者玄石好酒，為酒困，五藏熏灼，肌骨蒸煮如裂，百藥不能救，三日而後釋，謂其人曰：吾今而後知酒可以喪人也，吾不敢復飲矣。居不能閱月，同飲至曰：試嘗之。始而三爵止，明日而五之，又明日十之，又明日而大釂，忘其故死矣。故貓不能無食魚，雞不能無食蟲，犬不能無食臭：性之所耽，不能絕也。」

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，聞唶唶之聲，發之而得雉，則又翳之，冀其重獲也。明日，往聆焉，唶唶之聲如初，發之而得蛇，傷其手以斃。郁離子曰：「是事之小，而可以為大戒者也。天下有非望之福，亦有非望之禍。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伏也，則僥幸以為常，是故失意之事，恒生於其所得意，惟其見利而不見害，知存而不知亡也。」

犁冥之梁父之山，得碼瑙焉，以為美玉而售之。人曰：「是碼瑙也，石之似玉者也。若以玉價售，徒貽人笑，且卒不克售，胡不實之，雖不足爾欲，售矣。」弗信，則抱而入海。將之燕，適海有怪濤，舟師大怖，遍索於舟之人，曰：「是必舟有寶，而龍欲之耳。有則亟獻之無惜，惜胥沒矣。」犁冥拊膺而哭，問其故，曰：「予實有重寶，今將獻之，不能不悲耳。」索而視之，碼瑙也。舟師啞然忘其怖而笑曰：「龍宮無子，不能識此寶也。」

姑蘇之城圍，吳王使太宰伯嚭發民以戰，民詬曰：「王日飲而不虞寇，使我至於此，乃弗自省，而驅予戰，戰而死，父母妻子皆無所托，幸而勝敵，又不云予功，其奚以戰！」太宰嚭以告王，請行賞，王吝不發；請許以大夫之秩，王顧有難色。王孫雄曰：「姑許之，寇退，與不與在我。」王乃使太宰嚭布令。或曰：「王好詐，必誑我。」國人亦曰：「姑許之，寇至，戰不戰在我。」於是王築城。鴟夷子皮虎躍而鼓之，薄諸閶闔之門，吳人不戰。太宰嚭帥左右扶王以登台，請成，弗許。王伏劍，泰伯之國遂亡。

鄭之鄙人學為蓋，三年藝成而大旱，蓋無所用，乃棄而為桔槔。又三年藝成而大雨，桔槔無所用，則又還為蓋焉。未幾而盜起，民盡改戎服，鮮有用蓋者。欲學為兵，則老矣。郁離子見而嗟之曰：「是殆類漢之老郎與！然老與少，非人之所能為也，天也。藝事由己之學，雖失時在命，而不可盡謂非己也。故粵有善農者，鑿田以種稻，三年皆傷於澇，人謂之：宜泄水以樹黍。弗對，而仍其舊。其年乃大旱，連三歲，計其獲，則償所歉而贏焉。故曰『旱斯具舟，熱斯具裘』，天下之名言也。」

狐丘之野人世農，農田之入儉，恒思易其業，而未有加於農者。其舅之子騶於邑大夫，歸而華其衣，見而企焉，遂棄農而往為騶。其主曰：「汝自欲耳，余弗女逐也。三年而不返，則汝之田與廬，吾當使他人營之，無悔也。」跽而辭曰：「唯。」越三年，而其所事者物故，欲復歸，而田與廬皆易人矣。故主憐而召之，而其同里皆疾其亡故而違常也，遂恧不敢復，而塗歿焉。或以語郁離子，郁離子曰：「古稱良農不為水旱輟耕，良賈不以折閱廢市，正謂此也。吳人有養猿於籠，十年，憐而放之，信宿而輒歸，曰：『未遠乎。』舁而舍諸大谷。猿久籠而忘其習，遂無所得食，鳴而死。是以古人慎失業也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多疑之人，不可與共事；僥幸之人，不可與定國。多疑之人，其心離，其敗也以擾；僥幸之人，其心汰，其敗也以忽。夫惟其多疑也，而後逢迎之夫集焉；惟其僥幸也，而後亡忌憚之夫集焉。逢迎之夫，道其猜而揜其明；亡忌憚之夫，盈其欺而厲其暴。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，而決其所不當決。敗而後悔，奚及哉！」

天道

盜子問於郁離子曰：「天道好善而惡惡，然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然則天下之生，善者宜多，而惡者宜少矣。今天下之飛者，烏鳶多而鳳皇少，豈鳳皇惡而烏鳶善乎？天下之走者，豺狼多而麒麟少，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？天下之植者，荊棘多而稻粱少，豈稻粱惡而荊棘善乎？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，奸究多而仁義少，豈仁義惡而奸究善乎？將人之所謂惡者，天以為善乎；人之所謂善者，天以為惡乎？抑天不能制物之命，而聽從其自善惡乎？將善者可欺，惡者可畏，而天亦有所吐茹乎？自古至今，亂日常多，而治日常少；君子與小人爭，則小人之勝常多，而君子之勝常少。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？」郁離子不對。盜子退謂其徒曰：「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！而今也辭窮於予矣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蠶吐絲而為繭，以自衛也，卒以烹其身，而其所以賈禍者，乃其所自作以自衛之物也。蠶亦愚矣哉！蠶不能自育，而托於人以育也。托人以育其生，則竭其力，戕其身，以為人用也弗過。人奪物之所自衛者為己用，又戕其生而弗恤，甚矣！而曰天生物以養人，人何厚，物何薄也！人能財成天地之道，輔相天地之宜，以育天下之物，則其奪諸物以自用也，亦弗過；不能財成天地之道，輔相天地之宜，蚩蚩焉與物同行，而曰天地之生物以養我也，則其獲罪於天地也大矣！」

東陵侯既廢，過司馬季主而卜焉。季主曰：「君侯何卜也？」東陵侯曰：「久臥者思起，久蟄者思啟，久懣者思嚏。吾聞之，畜極則泄，悶極則達，熱極則風，壅極則通。一冬一春，靡屈不伸；一起一伏，無往不復。僕竊有疑，願受教焉。」季主曰：「若是，則君侯已喻之矣，又何卜為？」東陵侯曰：「僕未究其奧也，願先生卒教之。」季主乃言曰：「嗚呼！天道何親？惟德之親；鬼神何靈？因人而靈。夫蓍，枯草也；龜，枯骨也。物也。人靈於物者也，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？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？有昔者，必有今日。是故碎瓦頹垣，昔日之歌樓舞館也；荒榛斷梗，昔日之瓊蕤玉樹也；露蠶風蟬，昔日之鳳笙龍笛也；鬼磷螢火，昔日之金霤華燭也；秋荼春薺，昔日之象白駝峰也；丹楓白荻，昔日之蜀錦齊紈也。昔日之所無，今日有之，不為過；昔日之所有，今日無之，不為不足。是故一晝一夜，華開者謝；一秋一春，物故者新。激湍之下，必有深潭；高丘之下，必有浚谷。君侯亦知之矣，何以卜為！」

郁離子曰：「氣者，道之毒藥也；情者，性之鋒刃也。知其為毒藥、鋒刃而憑之以行者，欲使之也。嗚呼！天與人，神靈者也，而皆不能不為欲所使。使氣與情得以逞其能，而性與道反隨其所如往，造化至此，亦幾乎窮矣。」

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，惻然而悲，涓然而泣之，沾其袖。從者曰：「夫子奚悲也？」郁離子曰：「吾悲若人之阽死而莫能恤也。」從者曰：「夫子之志則大矣，然非夫子之任也，夫子何悲焉？夫子過矣！」郁離子曰：「若不聞伊尹乎？伊尹者，古之聖人也。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，則其心愧恥，若撻於市。彼人，我亦人也；彼能，而我不能，寧無悲乎？」從者曰：「若是，則夫子誠過矣。伊尹得湯而相之。湯以七十里之國為政於天下，有人民焉，有兵甲焉，而用之，執征伐之權，以為天下君，而伊尹為之師。故得志而弗為，伊尹恥之。今夫子羈旅也，伊尹之事，非夫子之任也。夫子何為而悲哉？且吾聞之：民，天之赤子也，死生休戚，天實司之。譬人之有牛羊，心誠愛之，則必為之求善牧矣。今天下之牧無能善者，夫子雖知牧，天弗使牧也，夫子雖悲之，若之何哉！」退而歌曰：「彼岡有桐兮，此澤有荷葉，不庇其根兮，嗟嗟奈何！」郁離子歸，絕口不談世事。

楚南公問於蕭寥子云曰：「天有極乎？極之外，又何物也？天無極乎？凡有形，必有極，理也，勢也。」蕭寥子云曰：「六合之外，聖人不言。」楚南公笑曰：「是聖人所不能知耳，而奚以不言也？故天之行，聖人以曆紀之；天之象，聖人以器驗之；天之數，聖人以筭窮之；天之理，聖人以《易》究之。凡耳之所可聽，目之所可視，心思之所可及者，聖人搜之，不使有毫忽之藏。而天之所閟，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。今又不曰不知，

而曰不言，是何好勝之甚也！」